宗教改革视角下的条顿骑士团国世俗化转型研究*

肖宏德　张　箭⊙

内容提要：宗教骑士团和十字军运动密不可分，其主要职责是抗击穆斯林，保护朝圣通道和耶路撒冷王国的安全。在普鲁士地区，条顿骑士团发展成为一种非常独特的神权政体条顿骑士团国。路德宗新教思想传播到普鲁士后，很快被本土经济贵族和城镇精英阶层所接受，其世俗化观念在普鲁士形成强大驱动力，引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普鲁士社会公开反抗条顿骑士团的神权政体。在与路德会面之后，大团长阿尔伯特皈依路德宗，在普鲁士推行宗教改革，成功让条顿骑士团国转型为世俗化普鲁士公国。

关 键 词：条顿骑士团国　路德　宗教改革　世俗化　普鲁士公国

作者简介：肖宏德，博士，成都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人员；张箭，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宗教骑士团作为十字军国家一支独立的军事力量，在十字军国家政治、军事和经济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是十字军国家中的三大常设性军事组织。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是在耶路撒冷拉丁王国建构的过程中，形成和壮大起来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后，条顿骑士团在阿卡 (Acre) 成立，主要活动区域在波罗的海附近。1291 年，耶路撒冷第二王国临时都城阿卡陷落后，条顿骑士团把总部移到威尼斯，完全投入在波罗的海区域的征服活动。14 世纪初期，大团长齐格弗里德（Siegfried）把驻地移到了普鲁士的马林堡，对被征服地区进行基督教化和殖民化，建立起一种新型独特的神权政体，由士兵精英阶层统治的骑士团国。① 此后，普鲁士的命运和统治一直与条顿骑士团紧密相连。

16 世纪，路德掀起的宗教改革运动沉重打击了罗马天主教会，极大削弱了教皇和天主教会的权力。教皇和天主教会忙于应对宗教改革运动带来的危机，无暇顾及十字军国家的生死存亡。天主教与新教冲突激化，天主教徒疲于和新教徒斗争，无心给十字军布道。西欧的君主们一心想强化民族国家，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缺乏十字军运动的动力和意愿。路德宗的世俗化理念，强化了欧洲民族国家的认同意识，君权地位不断上升，教皇世俗权力日益衰弱。欧洲世俗社会逐渐摒弃了十字军圣战观念，条顿骑士团无法靠圣战精神获取强大外部支持。路德宗教义传到普鲁士地区后，普鲁士本土社会被路德的世俗化观念进一步撕裂。

国外学界关于路德宗教改革对条顿骑士团影响的研究较少，只是在一些十字军史的史学著作中略有提及，如乔纳森·赖利－斯密斯（Jonathan Riley-Smith）的《十字军史》(The Crusades: A History)、肯尼斯 M. 塞顿 (Kenneth M. Setton) 的《十字军史》(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一些有关普鲁士或普鲁士十字军的专著中也仅是只言片语，如亚历山大·加科夫斯基（Aleksander Pluskowski）的《普鲁士十字军运动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the Prussian Crusade)、塞巴斯提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的《不含传说的普鲁士》(Preusen ohne Legende)、W. 乌尔班（Urban,W）的《普鲁士十字军》(The Prussian

*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四川大学学科前沿与学术交叉创新项目（编号：skqy201215，skzd201407)、四川大学“区域历史和边疆学”一流学科群建设项目阶段性成果。

① ［英］乔纳森·赖利－斯密斯:《十字军史》，欧阳敏译，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第 337 页。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Crusade)，H. 岑斯特（H. Zinsd）的论文《多面研究1525年东普鲁士农民起义》（Aspects of the Peasant Rising in East Prussian in 1525）等。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探究处于零散状态，本文以路德宗教改革影响作为切入点，探讨条顿骑士团国世俗化转型问题。

一、条顿骑士团国家建构

宗教骑士团与十字军东征密切相关，伴随第一次和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孕育而生。在拉丁东方和西方，宗教骑士团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活动，可以理解成潜在形式的十字军运动。宗教骑士团直属教皇，不受耶路撒冷王国拉丁教会、王权的管辖和干预，骑士团在耶路撒冷王国中占据“国中之国”的地位，享有绝对的自主权，甚至左右王国的政治主张和对外政策，参与耶路撒冷王国王室继承人的争夺。

12世纪，从巴勒斯坦到圣城耶路撒冷的通道并不安全，时常遭受“异教徒”穆斯林的侵扰。1119年到1120年间，来自香槟（Champagne）的骑士佩恩的于格（Hugh of Payns），将八名随从组织成一个常设的在俗修士群体，保护到耶路撒冷的朝圣者。国王鲍德温二世（Baldwin II）把所罗门圣殿建筑群中王宫的一部分区域赐予他们，其总部位于圣殿旧址，圣殿骑士团的名号由此而来。[①] 不久以后，教皇派往耶路撒冷拉丁王国的使节承认了圣殿骑士团的合法地位。圣殿骑士们以时刻准备作战的方式体现其宗教性，把战争作为其毕生表示虔诚的方式。[②]

圣殿骑士团自成立之日起，就具备军事攻击性。在拉丁东方，圣殿骑士团的活动被看成潜在形式的十字军运动，其它宗教修会争相效仿。医院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就分别效仿圣殿骑士团发展而来。1187年，“哈丁之战”惨败之后，萨拉丁攻占了圣地耶路撒冷。圣地的陷落在西方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在教皇和天主教会的号召下，英王狮心理查和法王腓力二世领导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力图从萨拉丁手中夺回耶路撒冷。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巴巴罗萨(Barbarossa)也率领德意志军队参加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可惜巴巴罗萨中道溺水身亡，他的儿子施瓦本公爵（Duke of Swabia）承继其意愿继续东征。1189至1190年围攻阿卡时，德意志十字军创建了一所德意志战地医院。该战地医院隶属于耶路撒冷的德意志人的圣玛利亚医院。1198年，圣玛利亚医院和战地医院重组为条顿骑士团，几乎所有成员来自德意志民族。条顿骑士团和圣约翰骑士团（医院骑士团）一样，具有战斗和照顾病人的双重功能，其团规基本依照圣殿骑士团制定。[③]

条顿骑士团领导的波罗的海十字军运动在欧洲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使波罗的海地区基督教化，扩大了欧洲天主教的版图。从十字军运动的角度看，条顿骑士团在普鲁士地区的殖民征服运动是成功的。[④] 1291年，耶路撒冷王国阿卡城陷落后，条顿骑士团把总部移到了威尼斯，处于巴勒斯坦和波罗的海的中途地带。早在1226年，它的团长赫尔曼（Hermann）在普鲁士正式得到一块边疆伯爵领地，获得了帝国王公的头衔。随后，骑士团的新领地获得半自治的地位。1234年教皇格列高利九世（Gregory IX）将其纳为圣彼得的属地，由罗马教

① Jonathan Riley-Smith,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76.

② ［英］乔纳森·赖利－斯密斯:《十字军史》，第105页。

③ Kenneth M. Setton,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The Impact of the Crusades on the Near East*, Vol.V,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pp.316-317.

④ ［英］海伦·尼科尔森:《十字军》，刘晶波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76页。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区直接保护，作为一块教皇属地回赠予条顿骑士团。[①]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流血厮杀和殖民征服活动，到1285年，条顿骑士团终于完成了在波罗的海的征服工作。1309年9月，大团长齐格弗里德把驻地移到了普鲁士的马林堡，此后，普鲁士的发展和统治将一直与这个骑士团紧密相连。[②]

条顿骑士团在普鲁士的十字军运动，对普鲁士当地部落社会产生超乎想象的影响和改变。用剑恣意征服普鲁士，传播基督教教义，逐步控制了当地世俗教众。洗礼是条顿骑士团向普鲁士人提出的要求，凡是不愿领洗的人，只有死路一条。[③] 条顿骑士团运用占优势的军事和殖民手段，展开了殖民和建国行动，征服了普鲁士。普鲁士部落社会被条顿骑士团强行基督教化，基督教化意味着普鲁士迈入近代文明社会。条顿骑士团把十字军圣战精神作为其宗教意识形态，建立起一种独特的新型神权政体——由骑士精英阶层统治的骑士团国。条顿骑士团国建立起行政机构和行政区，行政官员们在“首堡”内和议事厅内管理国家。条顿骑士团国保留了德意志民族的语言，属于东部中德意志语言，跟德意志统一后的规范德语类似。

15世纪初期，在普鲁士大约有700名条顿骑士，骑士团自身维持修士的生活方式，并具备军事功能。条顿骑士团国是一个夹在封建君主之间的宗教共和国，最高权威属于大团长和一个包括五名高级长官在内的委员会。大团长是条顿骑士团国领地上最大的领主，同时也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分封的诸侯。全国领地被划为为二十个行政区，接受大团长的指挥，由一位“总执事”配合“参事会”加以治理。长官全部是骑士团成员，禁止拥有私产，要求全体团员独身禁欲。[④] 其中12个行政区是由德意志“移民”组成的，12位德意志人行政区由辅助团长执政，负责其内部事务。

由于普鲁士地区众多大地主被消灭，土地因战乱几乎空无一物，条顿骑士团国鼓励移民，建立了运转有效的经济体。经过接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这些新移民包括德意志人、立陶宛人和波兰人，他们逐渐失去各自的独立身份，融合成统一的“新普鲁士人”。名义上，条顿骑士团国统治下的普鲁士土地属于教皇领地，但事实上教皇只享有象征性的宗主权。为了吸引德意志帝国的新移民，从德意志境内招募更多成员，条顿骑士团国依据汉萨同盟法令，在其领地上设立了一系列自由市。条顿骑士团用暴力征服普鲁士社会，然后用被征服民族的名称来指代自己的身份。在世界历史上，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历史现象：征服者剥夺被征服民族的名称来标记自身。作为被征服者的“古普鲁士人”和征服者的“新普鲁士人”并未完全融合，两个社会的鸿沟在普鲁士社会越拉越大。普鲁士社会本土居民认为骑士团是外来统治者，而骑士团也刻意与本土居民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其结果就是撕裂了普鲁士社会，统治者和本地居民对立。条顿骑士团国从德意志帝国内部为肌体补充新鲜血液，排斥普鲁士本土的贵族和上等阶层，使其无法获得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他们私下投向波兰，否认条顿骑士团国的宗主地位。条顿骑士团仗着利剑压制“旧普鲁士人”的反抗，结果普鲁士本土贵族和原住民联合起来，伺机公开反抗它的统治。

1410年7月15日，著名的格伦瓦尔德(Grunwald)大战爆发。波兰－立陶宛联军在波兰国王弗拉迪斯拉夫二世亚盖洛（Vladislav II，Jagiello）指挥下，在坦伦堡（Tannenberg）和格林瓦尔德附近与条顿骑士团决战。条顿骑士团在此战中精锐尽失，骑士团大团长冯·容

① ［英］乔纳森·赖利－斯密斯:《十字军史》，第258页。

② ［英］乔纳森·赖利－斯密斯:《十字军史》，第330页。

③ ［德］塞巴斯提安·哈夫纳:《不含传说的普鲁士》，周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2页。

④ ［德］塞巴斯提安·哈夫纳:《不含传说的普鲁士》，第23页。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金根 (Jungingen) 等多数首领阵亡，仅存下大约 350 名骑士，从此一蹶不振。[①] 坦伦堡一战使骑士团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是条顿骑士团国走向衰落的一个转折点。

坦伦堡之战后，条顿骑士团国从上到下陷入了内乱。当地被征服的农民不满条顿骑士团国的横征暴敛，纷纷起来反抗条顿骑士的统治。条顿骑士团国的内斗愈演愈烈，自由市民和本土贵族借机以缴纳高额赋税为筹码，要求参与骑士团国的政治决策。骑士团自身的军事实力已无法负担条顿骑士团国的防卫职责，加之赋税收入大幅锐减，无法支付招募新成员的佣金。15 世纪 30 年代，条顿骑士团国政权中心普鲁士的马林堡最多的时候仅有 65 名骑士，条顿骑士团的军事行动主要依靠雇佣兵，到了 50 年代已无法支付雇佣兵的佣金，造成作为军事战略支点的城堡被雇佣兵占领或出卖。[②] 在 1454 年，普鲁士传统贵族和市民在马林堡建立起反抗条顿骑士团国统治的普鲁士联盟。[③] 普鲁士联盟转而与波兰王国结成同盟，此举激化了它与条顿骑士团的矛盾，双方之间爆发了持续 13 年的战争，直到 1466 年第二次签订新的《索伦和约》(Second Peace of Thorn) 战争才告终。[④]《索伦和约》对条顿骑士团国来说，是一份割地求和的耻辱合约。这份和约让条顿骑士团国损失了大量领地，其中包括马林堡，这标志着波罗的海的十字军运动走向消亡。条顿骑士团国面临内忧外患，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当时在德意志，路德发起了宗教改革运动，其教义快速在欧洲传播开来，也迅速传到了普鲁士地区，对条顿骑士团国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路德宗教义在普鲁士地区的传播及影响

宗教改革运动爆发后，路德宗在德意志的声势和影响日益壮大。新教路德宗教义迅速传播，数量可观的西欧天主教徒开始背离天主教，抛弃了专属教皇的圣战观念，转变为路德宗新教徒。教皇曾经发动政治十字军运动，力图打击作为“异端”的新教徒。教皇和大多数天主教徒都认为，异教徒土耳其人带来的威胁，远比不上异端和反叛者带来的“内部罪恶”。[⑤] 条顿骑士团能够迅速征服普鲁士，建立起独特的神权政体骑士团国，主要原因是拥有可靠的支持联盟，包括教皇、天主教会、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及世俗贵族们。[⑥] 西欧社会的遗赠和捐款是条顿骑士团国的主要经济来源。宗教改革运动严重削弱了十字军运动的吸引力，它的主要经济来源被掐断了。

条顿骑士团的逐渐衰落与其独特社会性密切相关，即形成于十字军运动之中，依靠十字军运动维持生存和发展。[⑦] 由于条顿骑士团与十字军运动密切相关，宗教改革运动在打击天主教的同时，也沉重打击了条顿骑士团，削弱了其力量、外部支持和正当性。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取得合法地位的新教徒建立起新教教会和国家教会。新教徒的力量足以和罗马天主教会平起而立，对教皇和天主教会主导的十字军运动，新教徒自然是反对和摒弃的。

新教路德宗教义传播到普鲁士地区相对较早，由在大学德意志学习人员和活跃在普鲁士临近地区的传教士传播。[⑧] 路德本人拒斥了天主教宣扬的基督徒应拿起武器对抗伊斯兰势力，

---

① Aleksander Pluskowski, *The Archaeology of the Prussian Crusade*, London:Routledge, 2013, p.338.

② Aleksander Pluskowski, *The Archaeology of the Prussian Crusade*, p.345–346.

③ Aleksander Pluskowski, *The Archaeology of the Prussian Crusade,* p.339.

④ H. Zins, “Aspects of the Peasant Rising in East Prussian in 1525”,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38,No.90, P.182.

⑤ ［英］乔纳森·赖利–斯密斯:《十字军史》，第 373—375 页。

⑥ ［英］海伦·尼科尔森:《十字军》，刘晶波译，第 71 页。

⑦ Aleksander Pluskowski, *The Archaeology of the Prussian Crusade*, p.24.

⑧ H. Zins, “Aspects of the Peasant Rising in East Prussian in 1525”,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38,No.90，P.180.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保卫基督教世界领地和自己家庭的观念。这实际上是对十字军圣战观念的否定，路德宗信众自然也就抛弃教皇主导的圣战观念。条顿骑士团作为保卫十字军运动战果的宗教性常设军事组织，其合法性必然受到世俗社会的质疑，失去欧洲社会的响应和支持。在普鲁士地区，条顿骑士团国恪守的天主教教义，受到路德宗教义的冲击，本土传统贵族和城镇上层统治者快速接纳和采用了路德世俗化的观念，农村地区路德宗教义也缓慢传开。路德宗教义对普鲁士社会的冲击实在太大，整个普鲁士社会要求条顿骑士团国进行世俗化改革。大团长阿尔伯特(Albert of Brandenburg)顺应普鲁士社会的要求，接受新教路德宗教义，力图改革求存。路德坚持认为世俗社会应有可行的自治权，皇帝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不必成为一名基督徒。[①] 路德认为皇帝应该是世俗统治者，不应是某种宗教的首脑或教皇，当然也不应是神助的救世主，他对威胁皇帝正当权力的教皇统治也进行了斥责。[②] 路德的世俗化观念被普鲁士社会所认同，普鲁士社会愈益世俗化的趋势加快了条顿骑士团国的衰落。条顿骑士团国作为宗教、政治和军事合一的军事修会组织，在世俗化压力下，如不顺应普鲁士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必然走向灭亡。

路德宗教义中的世俗化理念，不断强化西欧社会的民族国家意识。西欧君主们为了建立民族国家，普遍支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他们以路德宗教义为旗帜，巩固自己的封建专制统治，无暇顾及十字军运动。欧洲的骑士们更热衷于参加各国之间的争霸战和海外殖民扩张，导致条顿骑士团无法招募到充足的成员。在条顿骑士团国，世俗化观念取代了圣战意识，它的统治阶层骑士们也逐渐被世俗化。十字军运动和圣战精神的衰退，加之不可阻挡地世俗化趋势，在条顿骑士团国引发了严重危机。条顿骑士团国经济规模收缩，生产量减少，物资供应不足，甚至出现骑士为了生存出售自己的战马。在征服普鲁士的时候，条顿骑士团有着强大的经济来源，在德国、法国东部和意大利，甚至在圣地和希腊都有财产。[③]

在1260年本土普鲁士人的反叛中，教皇乌尔班四世（Urban IV）曾敦促已经宣誓接受十字架的人前往支援条顿骑士团，当时仍有大量德意志十字军愿意前往援助。在1242年普鲁士人的反叛中，条顿骑士团曾获得哈布斯堡（Habsburg）的鲁道夫（Rudolf）和勃兰登堡的奥托（Otto）领导的十字军的支援。[④] 在整个14世纪，来自欧洲各地的十字军加入了条顿骑士团征服波罗的海的殖民活动。例如，1323年波西米亚十字军，1329年英格兰人组成的十字军，1336年奥地利和法国的十字军。[⑤] 由于路德宗教改革对十字军运动的影响，条顿骑士团通过圣战精神凝聚的外部支持和援助逐渐消失，变得孤立无援。

条顿骑士团国是一个封闭的神权政体，只向德意志帝国内部吸纳成员，跟普鲁士本土居民离得很远，得不到普鲁士人的真心支持。路德宗教改革运动在德国愈演愈烈，影响到骑士团从帝国内部获得支持和成员的招募。新教路德宗传到普鲁士后，本地的贵族和上等阶层迅速接纳和采用路德宗教义，原本就撕裂的普鲁士社会结成联盟公开反抗条顿骑士团的统治。1520年，条顿骑士团国与波兰王国再次爆发战争，在与芬兰－立陶宛联军的战争中条顿骑士团被击败。路德宗教改革后，世俗化观念在普鲁士形成的强大驱动力，引发了大规模农民起

① David M. Whitford, "Luther's Political Encounters",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rtin Luther*, ed. by Eonald K. Mcki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89.

② ［美］J. 赫德莱：《路德和世俗化问题》，王忠欣译，《美国宗教学会杂志》1987年第55卷。

③ ［英］海伦·尼科尔森：《十字军》，第70—71页。

④ ［英］乔纳森·赖利－斯密斯：《十字军史》，260页。

⑤ ［英］乔纳森·赖利－斯密斯：《十字军史》，331页。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义，普鲁士社会公开反抗骑士团的神权政体。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大团长阿尔伯顺应历史潮流特皈依了路德宗，在骑士团国家内部进行宗教改革，对骑士团国进行世俗化转型。阿尔伯特的宗教和政治改革，使条顿骑士团脱离军事职能，回归为单一属性的宗教修会。

三、条顿骑士团国向世俗化普鲁士国家转型

1511年，年仅21岁的阿尔伯特被选为条顿骑士团第37任大团长。他来自霍亨索伦（Hohenzollern）家族，是条顿骑士团作为军事修会的最后一任大团长。1519—1521年，在宗教改革的启发下，条顿骑士团国寻求重组其行政机构，摆脱作为波兰封臣的义务。阿尔伯特拒绝臣服于波兰，条顿骑士团国与波兰之间爆发了战争，由于缺少欧洲其它十字军的支持，条顿骑士团被击败。[①] 郁闷和困境之下，大团长阿尔伯特回到德意志。当时，马丁·路德正在德意志境内进行着宗教改革运动，阿尔伯特很快被路德新教教义所吸引，并有机会结识了路德。在1523年和1524年，阿尔伯特和路德两次会面讨论，路德本人还专门发表了一本针对条顿骑士团的小册子来指导条顿骑士团国的改革。[②]

此后，阿尔伯特本人日益被路德宗的教义所吸引，积极支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允许路德宗信众在条顿骑士团国的柯尼斯堡（Konigsberg）布道。阿尔伯特着手为在条顿骑士团国发起宗教改革做准备，摒弃十字军圣战意识。[③] 阿尔伯特接受路德的建议，辞去了条顿骑士团大团长之职，并皈依了路德宗。依据路德宗中的世俗化观念，阿尔伯特着手对条顿骑士团国进行世俗化转型改革。在1525年，他在普鲁士地区发起宗教改革，宣布维斯瓦河右岸的普鲁士领地为世俗化的公国，普鲁士公国从此就诞生了。阿尔伯特的改革得到了普鲁士内部骑士阶层和城镇的支持，甚至波兰国王也支持改革。1525年，阿尔伯特受封于波兰，成为世袭的普鲁士大公，最终和罗马教廷断绝关系。大团长阿尔伯特的世俗化改革，分离条顿骑士团国的神权政体，规避了条顿骑士团国整体性覆灭的悲惨结局。条顿骑士团变为纯粹的宗教组织，条顿骑士团国中的领导阶层骑士精英整体转型为世俗统治者。条顿骑士团国独特的神权政体走向瓦解，宗教、政治和军事合一的属性分裂，后来转型和发展成为世俗的普鲁士王国。

阿尔伯特在普鲁士地区的宗教改革和对条顿骑士团国的世俗化转型虽获成功，但条顿骑士团内部的保守势力和德意志境内的天主教贵族对于阿尔伯特的改宗十分不满。他们密谋结成联盟，计划共同反对和驱逐阿尔伯特。为了获取强大的外部支持，威慑反对派，1527年阿尔伯特娶了北方强国丹麦国王腓特烈一世的女儿，反对派忌惮他的权势就此作罢。条顿骑士团国在普鲁士的世俗化，标志着其作为一个军事修会，直接效忠于教皇，进行十字军运动的组织的正式终结。[④] 路德世俗化观念取代十字军圣战意识，条顿骑士团国的结束意味着中世纪世界观的终结[⑤]，以十字军圣战意识在波罗的海所形成的典型中世纪机制——条顿骑士团瓦解了。[⑥]

路德宗教义在普鲁士的传播，对普鲁士社会的宗教变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天主教转

---

① E. Joachim,*Die Politik des letzen Hochmeister in Preussen Albrecht von Brandenburg,* 3 vols, in Publicationen aus den K, Preussischen Staatsarchiven, lxi,Leipzig 1985,III,p.347.

② J.Vota, *Der Untergang des Ordesstaates Preussen und die Entstehung der Preussishcen Konigswurde,* Mainz,1911.

③ Aleksander Pluskowski, *The Archaeology of the Prussian Crusade*,p.23.

④ Aleksander Pluskowski, *The Archaeology of the Prussian Crusade*,p.357.

⑤ Aleksander Pluskowski, *The Archaeology of the Prussian Crusade*,p.340.

⑥ Knud J.V. Jesperson. A History of Denmark trans. Ivan Hill and Christopher Wade, Hampshire:Palgave Macmillan, 2011, p.13.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变为新教，属于条顿骑士团国的普鲁士被阿尔伯特新教化。世俗的普鲁士公国形成后，阿尔伯特任第一任世俗大公，并臣服于波兰王国。由于继承了条顿骑士团的军事修会传统，普鲁士公国的军队以纪律严明、高军事效率著称。普鲁士也是德国近代精神——行政机构效率高和廉洁的代名词，同时也是德国军国主义的来源。阿尔伯特去世后，他的儿子阿尔伯特·腓特烈继位。腓特烈死后无子，勃兰登堡公国的约翰·西吉斯蒙德作为腓特烈长女的丈夫继承了大公之位。西吉斯蒙德建立了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整体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在1701年，第六任普鲁士大公腓特烈建立了普鲁士王国，并终止了与波兰的藩属关系，作为条顿骑士团之延续的普鲁士王国成为欧洲一支重要的政治军事力量，并将完成德意志的统一。

四、余论

普鲁士公国形成后，条顿骑士团依然存在，它仅作为一个宗教修会而存在，和普通的宗教组织没什么区别。条顿骑士团放弃了军事功能，保留了慈善和救护功能。180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拿破仑侵入德意志后，宣布解散条顿骑士团。1834年，奥地利皇帝重建了条顿骑士团，其性质属于一般的宗教慈善机构。1929年，条顿骑士团改名为德意志骑士团，仅是一个宗教修会。目前，德意志骑士团总部设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主要从事慈善事业，照料病患和老人。

（责任编辑　王　伟）

（上接第94页）

四、小结

作为对“*cuius regio, eius religio*”这一表述的中文翻译，“教随君定”和“教随国定”两种译法各自传达了部分的合理性，也都有着各自的技术性错误和意义误导。然而，我们仔细分析它们与原文原义的偏离，不仅仅是为了追求中译的信、雅、达，也在这一过程中看到了自宗教改革时代以来大众认知层面上的宗教和政治观念演化，其意义比细究翻译技术细节更为重要。澄清了它们错在哪里，也就能认识到它们在何种意义上是正确的：它们都在精简的形式中包含了一部复杂的历史，体现着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和权力逻辑在大时间尺度上的演化。

（责任编辑　王　伟）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